

- | | |
|-------------|--------|
| 近思錄備考十四卷 | 貝原益軒輯 |
| 鼈頭近思錄十四卷 | 宇都宮遜庵編 |
| 近思錄示蒙句解十四卷 | 中村惕齋述 |
| 近思錄鈔說五卷 | 同 |
| 近思錄正義八卷 | 大高坂芝山著 |
| 近思錄筆記卷數未詳 | 三宅尙齋著 |
| 近思錄十四目講義無卷數 | 若林強齋述 |
| 近思錄考一卷 | 荻生金谷著 |
| 近思錄說略十四卷 | 澤田希著 |
| 近思錄說無卷數 | 中井竹山著 |
| 近思錄聞書三卷 | 中井履軒述 |
| 近思錄講義十四卷 | 小野道熙述 |
| 近思錄欄外書三卷 | 佐藤一齋著 |
| 近思錄集說五卷 | 古賀精里著 |
| 近思錄摘說十四卷 | 櫻田虎門著 |

- 近思錄雜解五卷
 近思錄訓蒙輯疏二卷

櫻田濟美著
 安部井褰撰

(道體爲學二篇ノミ)

- 近思錄提要十四卷
 近思錄筆記二卷
 近思錄集解便蒙詳說廿四卷
 近思錄啓蒙卷數未詳
 近思錄集說五卷
 近思錄解卷數未詳
 近思錄講義十四卷

金子霜山著
 大澤鼎齋著
 築田毅齋解
 大野竹瑞著
 牧原直亮等編
 三島通庸著
 內藤恥叟述

(近思別錄講義ヲ附ス)

大正五年八月十九日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識

近思錄解題終

近思錄目次

- 卷首
- 卷之一 道體類
- 卷之二 爲學類
- 卷之三 致知類
- 卷之四 存養類
- 卷之五 克己類
- 卷之六 家道類
- 卷之七 出處類
- 卷之八 治體類
- 卷之九 治法類
- 卷之十 政事類
- 卷之十一 教學類
- 卷之十二 警戒類
- 卷之十三 辨異端類
- 卷之十四 觀聖賢類

進近思錄表

臣采言先儒鳴道萃爲聖代之一經。元后崇文兼取微臣之集傳。用扶世教。昭揭民彝。臣采實惶實恐。頓首頓首。竊惟鄒軻既沒。而理學不明。秦斯所焚。而經籍幾息。漢專門之章句。訓詁僅存。唐造士以詞華藻繪。彌薄。天開皇宋。星聚文奎。列聖相承。治純任於王道。諸儒輩出。學大明於正宗。逮淳熙之初元。有朱熹之繼作。考圖書傳集之精粹。溯濂洛關陝之淵源。撫其訓辭。名近思錄。彙分十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求端用力之方。暨處己治人之道。破異端之局。鑄闢大學之戶。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六藝之突奧。立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統復續。臣昔在志學。首受是書。博參師友之傳。稍窮文義之要。大旨本乎朱氏。旁通擇於諸家。間有關文。乃出臆說。刪輯已逾於二紀。補綴僅

進一曰上ノ人ニ物ヲ
近思錄ノ本意ヲ
論語子張篇ノ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仁在心
其中ニ切ヲ身ニ切ニ
高遠ニ馳セズ身ニ切ニ
ナル者ニ就イテ思ヲ題
表也。録ハ記スノ意ニ
對シテ事柄ヲ陳述スル
ノ意
采、字ハ仲圭、
平巖ト號ス、朱子ノ門
先儒ナリ。朱子、呂東萊
ト號ス。韓愈ノ文ヨリ
鳴道、道ヲ唱導シテ之
ヲ興スナフ。
現代ノ宋ノ科ト。
元后、天子ノコト、
即チ理宗ナリ。
微臣、葉采トナス。
民彝、詩經ニ出ヅ、
鄒軻、孟子ノコト、
軻、子ハ鄒人ニシテ名ハ
軻ナリ。秦始皇ノ相李
斯ナリ。
詞華、藻繪ノ意。
文章、詩賦
ノ文奎トナス。
星宿ノト
ニテ文章ヲ主ルモノト
云フ。
濂、洛、關、陝、二程子、周濂
溪、洛、關、二程子、關、陝

ハ張載ナサス、陝音
セシ。拾フ。
志學。論語爲政篇ニ
百有五十而志於學ニ
乙夜。丁トナス。唐文宗
乙夜。書ナ観ルノ定ナ
リキ。光明ノ赫赫ト
シテ。絶エザルコト。
朱ノ五子ナサス。二程、
從祀。孔子ノ廟ニ配
スルコト。
燕居。問居ノ
意。美ナリ。
螢。螢ノ光。炬火ナ云
フ。何レモ光明ノ薄キ
ニ譬フ。
五千文。十萬說。揚雄
太玄五千文。其解說十
萬言ニ及ブ。
四三王。七六經。一三王
ニ理宗ヲ加ヘテ四ト
シ。六經ニ近思錄ヲ加
ヘテ七トス。
屏營。安カラズ恐ル
ル貌。

近思錄集解 葉采ノ
編スル所
天禧明道。天禧ハ宋
ノ眞宗ノ時、明道ハ仁
宗ノ時ノ年號。
周子。字ハ茂叔、濂溪ト
號ス。天禧元年ニ生レ
謝寧六年ニ卒ス。
程子。河南府洛陽縣
人ナリ。
關中張子。漢都長安
ハ關中ト云フ。張子姓
ハ張氏、名ハ載、字ハ子
厚。
中興再造。宋ノ孝宗
室ヲ中興ス。
適。音イツ、適フナ
リ。
祖武。祖先ノ跡ノ
節目。節ハ竹ノ節、
日ハ綱ノ目。

成於一編。祇欲備初學之記言。詎敢塵乙夜之睿覽。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天錫聖智。日就緝熙。遵累朝之尙儒。講誦不違於寒
暑。列五臣於從祀。表章遠邁於漢唐。豈徒褒顯其人。正欲闡明
斯道。俯詢集解之就緒。遽命繕寫以送官。儻於宮庭朝夕之間。
時加省閱。卽是周程張朱之列。日侍燕間。固將見天地之純全。
明國家之統紀。表範模於多士。垂軌轍於百王。粵自中古以來。
未有若今之懿。臣幸逢上聖。獲效愚衷。顧以螢燭之微。仰裨日
月之照。五千文十萬說。雖莫贊於法言。四三王七六經。願益恢
於聖化。所有近思錄集解壹部拾冊。謹隨表上進。以聞于冒宸
嚴。臣無任戰汗屏營之至。臣采 實惶實恐。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正月日
朝奉卽監登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 臣葉采 上表

近思錄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至天禧明道間。
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矇。啓千
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續承羽翼。闡而大之。聖
學溼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與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適
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沿沂大原。考合緒論。時則朱子與呂成
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
大而進修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
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覈洞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
並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
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

升堂記聞 葉采、師
ノ講筵ニ侍シテ記聞ス
ル所々サス

淳祐 宋ノ理宗ノ時
ノ年號 冬至ノコ
長至日 今ノ福建省安
建 今ノ福建省安
道ニ屬ス 葉采、師
葉采 字ハ仲圭、平
門婿ナリ

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註。參以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擇其精純。刊除繁複。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朝刪暮輯。踰三十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勗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淳熙 宋ノ孝宗ノ時
ノ年號 呂祖謙其先ハ
東萊ノ人ナリ 世人此
ヲ以テ東萊先生ト號
ス 今ノ浙江省金
華道ニ屬ス 建寧府天
湖泉精舍アリ 朱文公
ノ學院ナリ

求端 此句以下用
力處已 治人 辨異
中ニ詳解アリ

窮鄉 猶ホ僻陬ト云
フガ如シ 之ヲ教導ス
先後之 意ヲ入レ
沈潛以覆 心ヲ入レ
テ深ク注意ヲ拂ヒク
優柔厭飫 急速ニ意
味ヲ捕フルコトナク
他クマデ丁寧懇切ニ
ルコト出ヅ 左傳杜
預ノ序ニ 高遠ナル
宗廟之美 富ナル内
意ニテ 論語子張篇ノ語
ナリ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畱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撰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道體。用力。二卷總論爲學大要。三卷論致知。四卷論存養。處己。五卷論克己。六卷論家治人。八卷論治體。九卷論治法。十卷論政。與夫所以辨異端。十三觀聖賢。十四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次緝——編集スルコト

驟——ニハカニ。

嚮望——見當ナツケテ望ミ向フコト。

躐等陵節——卑近ヨリ一足飛ニ高遠ニ馳セユクコト。

近思錄

周子太極通書。

廬阜。築室臨流。寓濂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橫渠先生文集。

周子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頤。世為道州營道人。營道縣出郭三十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晚年卜居

先生姓程氏。名頤。字伯淳。太師

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家居河南伊水之上。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于官。遂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南大振谷口。晚年居于橫渠。

注、厚陵藩邸——宋ノ英宗ノ陵ヲ厚陵ト曰フ、英宗ハ濮ノ安懿王允讓ノ子ナリ、故ニ之ヲ藩邸ト曰フ。廬阜——廬山ナリ、道州營道縣ニアリ。

注、郿縣——今陝西省關中道ニ屬ス。

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網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圖外書曰。此節兩引易蓋結上文聖人定之節。前證中正仁義後證主靜。○注。陽也剛也云云。欄外書曰。原始兩極也。反終反太極也。注。以陽剛仁為始以陰柔義為終。恐非周子剛也云云。欄外書之本意。○注。綱紀造化流行。欄外書曰。綱紀是三才之道。流行是死生之說。太極至極也。言變易斯其至矣。無節齋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也。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注。易變易也。程子易傳序云。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二氣交リテ五ニ感通
カハルノ意ニテ、二氣
ヨリ物ヲナスニ就キテ
注、錯綜ハ一上一下
五ニ相交ルナリ。通書
曰、吉凶悔吝生乎動
注、形生於陰
形質ノ凝合シテ一定セ
用ノ息マザルハ陽ノ作
聖人定之。中正仁義
之ヲ四徳ト云フ。朱子
ハ中ヲ禮智ト云フ。一
同ジトナス。一齊ハ則
主静レテ樂記ニ曰ク、
性ハ静ナルハ天ノ
性ハ動ナルハ地ノ性
ヘバ則チ静ナリ。其用
ニ至リテハ動静モトヨ
立人極。人極ハ人ノ由
リテ立ツ所以ノ道ナリ、
立人極。天地ノ節也。以
注、醜。猶ホ應也。下四
注、李杲論。易上繫六章ノ大
注、程子ノ字ハ公晦、光澤ノ人、朱子ノ高弟ナリ。
注、姑息。苟且安キヲ取ルヲ云フ。
注、敬肆ノ間。兩ノ字何レモ中ニ似タリ。程子此ヲ以テ敬ヲ説ク、其意ニアルニ非ズ、肆ハ放恣ナリ、即チ敬ノ反ナリ。
注、又曰。死生之說、易繫辭上傳ノ文。
注、去子。所謂無體之易。
易繫辭ニ云ク、神ハ無方ニシテ易ハ無體ナリト。

大極圖說 葉采分近
思錄太極圖說ノ全文ヲニ
於朱子ノ載セザレド
於今此處ニ其全注ヲ
補ヒ附シテ以テ參考ニ
供ス。

補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

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矣。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

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

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

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

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君子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

生之說。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

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之以證其說。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太極圖

十一月復、十二月
臨、正月、泰、二月、
大壯、三月、夬、配、
消息、消ハキ、息、
息ハ生ズルノ意

聖人不言耳、十月純
陰、此例ニ由レバ、四
純陽、當ニ陰ヲ以テ名
之、故ニ君子陰
陽、復於下、復卦象
一陽復於下、復卦象
先儒傳、王弼ナサス、
蓋シ王弼ハ寂然至無
動ニシテ、一陽來復
之、其始生、其微、
然ヨリ、靜ナルガ如シ、
萬物、始セザルナシ、
故ニ、動ニシテ、
注、端倪、倪モ亦端
仁者、復六二爻ノ程
有感必有應、咸卦九
四、爻ノ程傳、感トハ彼
ナリ、應トハ此ナリ、
ニ於テ、下ノ恒卦、
程傳、天下ノ恒卦、
ニ於テ、下ノ恒卦、

ナキモ、其用ニ至リテ
ハ、變易シテ窮リナシ、
四ノ代、日ノ交、
明ナルヲ、
シ、事、
ズ、
コ、
ナ、
一、
ガ、
人、
革、
ジ、
革、
ナ、
來、
リ、
リ、
不、
其、
ク、
注、
程、
才、
オ、
テ、
ク、
ノ、
白、
意、
自、
ト、
ノ、

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於卦為剝、陽未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日、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纔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後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注、積三十分、朱子曰、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陰剝每日剝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一陽、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十月於卦為坤、恐人疑其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為小人、故聖人不言耳、爾雅釋天曰、十月為陽、疏曰、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無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卦象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緒也、王弼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卦六二傳、仁者以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卦六二傳、仁者以言以元配仁、為善之長、九卦又以復為德之本、善之本、本於此、○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咸卦九四傳、屈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

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莫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朱子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欄外書曰、施瑣虹發明曰、天地間感應二者、循環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自感自應、非有別物、惟盡其道而已、故君子只做感邊事、但聖人重無心之感、知道者默而觀之、毫忽不爽也、○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恆卦象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道也、日月伸則互萬古、○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而常然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論語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欄外書曰、才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是才質之才、即氣質也、注、別舉氣質、恐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人性本善、自暴者、拂戾而不信乎善、是自暴害其性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移矣、○朱子曰、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

自治—克己策勵シテ
 自ラ氣質ノ備ヲ矯メ治
 ムルナリ。漸ハ水ニ浸ス
 コト。磨ハ石ニテミガ
 クト。磨ハ石ニテミガ
 往々—每毎ト同ジ、
 一ニアラザルノ謂、
 商辛—紂王ノ謂、
 乙ノ子—辛ハ名、帝
 ノ子、
 乙ノ子—オモク所、
 所以知其非—即チ氣
 質ノ然ラシムル所以チ
 知ルベシ。
 在物爲理—孟子告子
 上篇所引程子經說、此
 シテ孟子ガ義ヲ對ニ立
 ツル所ノ解釋ニ用キラ
 ル、處ハ取リ計フ、意
 宜キニ從フ事サト
 リハカラフナリ。
 注ノ語—亦孟子
 外ニ告子トク、義ハ
 上高ニ告子トク、義ハ
 動靜無端—程子經
 注、異時論剝復之道—
 仁者天下之正理—論
 語ハ中庸集註ニ引ケル
 程說、子日人何—論語
 八佾篇ノ文、
 背クコト、亂レルコト、

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
 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史記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
 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爲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則真下愚耳。既曰下愚。其能
 革而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
 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卦上六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絕於
 以亦能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唯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性之本善也。程傳云。小人昏
 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又曰。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
 之教令。是革而也。○注。掩其不善。大學傳之六。
 章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即是
 物各有理。裁制事物。而合乎理者爲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
 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見。○益軒曰。愚謂。如扇固有可
 鼓扇之理。是在物之理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經說下同。○動靜相推。陰陽密移。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曰無端無始也。其所
 以然者。道也。道固一而無間斷也。異時論剝復之道曰。無間可容息也。又曰。其間元不斷續。皆
 此意也。朱子曰。動靜
 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子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則私慾交亂。害于正理。固宜。○明道先
 道。而無序。乖戾而不和也。序者禮之本。和者樂之本。○注。子曰。論語八佾篇。

明道先生—程子遺
 書。多少不盡分處—分
 其レノノ爲スベキ本
 分。其本分ニ於テ若干
 ノ不足アルヲ云フ。
 注。虧—音キ。損也。
 注。一毫—音モ。心一
 少シニテモ油斷シテ事
 ナ忽ニスルヲ云フ。
 忠恕所以—易乾卦九
 三爻ノ文言ニ曰ク。君子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
 咎。○云云。忠信所ニ以
 進徳也。
 乾乾—勉メテ息マザ
 ル貌。在天也—對越ト
 ハサシムカフ意。越ハ
 助辭。在天ハ即チ上帝
 ナリ。
 注。瞻—仰キ視ルコ
 ト。即チ教ハザルコト。

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下同。○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虧欠。而人之處
 爲不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
 書曰。施瑣虹曰。欲盡分者。擇善而固執之爲貴。○忠信所以進徳。終日乾乾。君
 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說見乾卦九三文言。發乎真心。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
 也。君子一言一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
 在天之義。○詩經周頌清廟篇曰。對於在天。朱註曰。對越其在天之神。○欄外書曰。案。乾天也。
 對越在天。釋。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
 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
 之之教。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
 天理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而修明之。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惟其
 天人之理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詩經大雅文王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四書。然犀
 解云。載當理字。指天命之流行說。○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欄外書
 曰。朱子曰。體體質之體。猶言骨子。易爲此理之體質。又曰。修道與修道以仁之修道同。謂體道
 也。戒懼慎獨。則是修道之教也。程子之
 意亦或然。又曰。終日乾乾。即是修道也。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
 謂盡矣。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人得之以生。本浩然也。失養則餒。而無以
 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盡矣。謂無餘事也。此言天人之

無妄之謂誠二程全
書卷七遺書二出ツ
伊川ノ語李邦直一
事蹟未詳
注徐仲車宋人
名積仲車ハ其字ナ
リ母名石ト云フ至
終身石器ヲ用キズト
注先生曰云云先
生ハ伊川先生曰云云
ハ即チ本文ヲサス
沖漢無朕二程全書
十六卷伊川ノ語沖
漢無朕ノ語即チ色
ク音ナク静カナル
トナシ一説ハ深遠ノ
未ダ開カズ唯ダ其
兆形未ダ現ハレズ
其兆形未ダ現ハレズ
本原ヲサシテ云フ此
間既ニ萬物ノ理悉ク
ハルナリ
注寂然不動一易繫
辭上ノ語
上面一段事一枝葉等
ハ車ノアト此處ニテ

ハ其然ルベキミチヲ
ナシ云フ
既ニ塗轍云云一箇
ノ理路ノミ二致アル
近取諸身ノ意
卷十六ニアリ伊川ノ
語

復卦言七日復一卦ニ
六爻アリ初爻ヨリ數
ヘテ初爻ニカヘル、ス
來復ト云フ、七變シテ
復トナルノ意

明道先生曰一全書卷
十六ニハ伊川ノ語トナ
ス
問仁一全書卷十九、
性理大全卷三十五、
體認大全卷三十五、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

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時中者隨時有中。不可執一而求也。意如上章禹之治水。九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暇入。蓋得時行道。任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合此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與。以夫子之大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善。而箪瓢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二者若違時而易務。則皆失其○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云。中矣。注。九年于外。欄外書曰。九當作八。

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

息。鼻息呼吸可見屈伸往來之義。以理而言則屈伸往來自然不息。以氣而言則不是以既

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

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

有輪迴之說。欄外書曰。此條理氣須合一說。注分說非程君本旨。屈伸以呼吸言之。呼爲

伸。吸爲屈。吸取一團氣。畜在腹是屈也。吐出一團氣。發在外是伸也。注往而屈者來而伸者則

就易言之。自下而上爲往。爲屈。自上而下爲來。爲伸。此與呼吸往來不同。然理則一也。程君來

復之說。固與竺家輪迴異。然天地之理物極必反。一氣周流循環不已。則謂之如輪轉。亦無不

可。但意義所存不同耳。○注。橫渠云。張子曰。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其遊魂爲變乎。如復卦

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

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

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也。○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

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

注、樊遲問仁——論語
注、樊遲問仁——論語
注、樊遲問仁——論語
注、樊遲問仁——論語
注、樊遲問仁——論語
注、樊遲問仁——論語
注、樊遲問仁——論語
注、樊遲問仁——論語
注、樊遲問仁——論語
注、樊遲問仁——論語

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
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仁者愛之性。
以愛為仁。是指情為性。端之云者。言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夫
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
已發之端體認。但後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沿流
而溯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韓文十一。原道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問仁
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穀以
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之理。○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
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
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
未晚也。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義者天理之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
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道至大。包乎三者。故為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為物欲所蔽
痒病疾痛癢之即覺。夫仁者固無所不覺。然覺不足以盡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生人均氣
同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然無所間斷。夫仁者固以人為體。然不可以訓人也。○朱
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或謂仁只
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耳。○問。外書
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中庸孟子並言之。禮者履也。智者知也。亦古書往往見之。凡訓話不過

性即理也——全書卷二
十四

注、編撰——攝字ノ意
注、編撰——攝字ノ意
注、編撰——攝字ノ意
注、編撰——攝字ノ意
注、編撰——攝字ノ意
注、編撰——攝字ノ意
注、編撰——攝字ノ意
注、編撰——攝字ノ意
注、編撰——攝字ノ意
注、編撰——攝字ノ意

若既發云云——朱子此
若既發云云——朱子此
若既發云云——朱子此
若既發云云——朱子此
若既發云云——朱子此
若既發云云——朱子此
若既發云云——朱子此
若既發云云——朱子此
若既發云云——朱子此
若既發云云——朱子此

姑借其近似者釋之。況於一字同音者。豈能盡其意乎。程子固
不欲學者拘牽字義。故但曰。二三歲得之未晚也。其意可見矣。○性即理也。天下
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
則無往而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
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
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孟子滕文公上篇首章朱註曰。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
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為不善。
○欄外書曰。此條蔡清議之曰。性即理也。似當云。性即人心之理也。下文云。喜怒哀樂未發。何
嘗不善。可見非泛言理者矣。凡言善惡。亦曰有不盡然者。如邪正災祥曲直之類。蓋從語音所
便也。愚案。蔡氏所議是也。然程子語往。○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
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
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天道流行。賦與萬物。
有天然之則。統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性。是性所存。虛靈知覺。為一身之主。宰。謂
之心。實則非二也。推本而言。心豈有不善。自七情之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不可
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欄外書曰。愚案。程君本意。謂命理性心。隨所指而異。其
名非有二也。心本善。就本體言。發於思慮。有善不善。謂混於氣體。而有過不及。過不及處。即為
不善也。程此情字。只目氣體之感應。非指本體。若專就本體之發見言之。則性善所發。情何曾
不善。孟子所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是也。斯知程此情字。只目感應耳。凡讀程語。不可拘

神ハ陽、即チ二氣ノ自
然ノハタラキナリ、次
章ニ詳ナリ。正蒙動靜
篇ノ意ハシゲリ長ク
性者、正蒙明篇。
盡其道ヲ知リテ之ヲ行
ハルヲサザルナキヲ云
フ。立必俱立云云。此
立大人ノコト。成ノ四者
ハ大人ノコト。彼自蔽塞云云。大人
ノ域ニ至ラザル者ハ性
中ノ理ヲ自ラ蔽ヒ塞ギ
テ、其理ノ存スル所ヲ
知ラザルナリ。末如之何
トモスベカラズト云如
何トモスベカラズト云
フ。何トモスベカラズト
云フ。西銘、末ハ莫ノ意
トアリ。張橫渠ノ著ト同

注、孟子曰——孟子告
子上篇。

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物自少以至壯。氣
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遊散。遊散者消而
就盡也。以其日久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
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
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
矣。性原于天。而人之所得也。惟大人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故己
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己有所知。必使夫人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也。成不
獨成。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大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
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爲先。故首曰立。如是而彼
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
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闕注立者禮之闕外書曰。注以禮智
仁義配。○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
言恐拘。○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橫渠易說。○一謂純一也。神謂神妙而無不通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即覺。不待思慮
擬議。使一有間斷。則痛痒有所不覺矣。天地之爲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
通而莫測。闕易繫辭上傳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唯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欄外書曰。一者謂一理同體。即前條性者萬物之一源是也。唯一也。故
感應迅速。即所謂神也。○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
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孟子曰。仁人心也。又

注、惻隱之心——孟子
公孫丑上篇。
凡物莫不有是性——橫
渠語錄。物ハ人物ヲ兼
ネテ云フ。

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闕外書曰。心者性情之統名也。故通
性情。皆謂之心。如注所引孟子即是也。統謂兼通。非主宰。若以主宰言之。則性却主宰於心。心
又主宰於身。
注說似倒看。○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入人物之
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
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有是氣必有
是理。此人與
物之所共也。由氣有通蔽開塞。故有入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拘。而
填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願有難易之分耳。及其既
開。則通乎天道。與聖人一。此言人也。闕外書曰。橫渠
言性。還是理氣合一。旋有深意。後人說太過分析。却失。

近思錄卷之一終

近思錄卷之二

為學類凡百十一條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大方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瞻

伊尹顏淵大賢

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

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

之所學

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闡欄外書曰伊尹所志義邊為多顏淵所學仁邊為多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

不失於令名

通書下同○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

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志以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

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共用無窮矣

注發策決科闡欄外書曰揚子法言之字面謂開發策問

疑義決取甲乙科目○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

朱子曰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或問聖人

注道問學道字猶由如申中庸ノ語

濂溪先生曰通書志

學伊尹伊ハ姓、尹ハ

字、名ヲ掌ト云フ、事

ハ書經說命ニ出ヅ、

顏淵顔ハ姓、名ハ

回、字チ子淵ト云フ、

事ハ論語雍也篇ニ出

聖人之道通書

或問聖人之門伊川文集四、程子年譜ニヨ

レバ此文其二十歳ノ作トナス、朱子ハ又十八歳ノ作トナス、何レニモセヨ其年少ノ作タルヲ知ルベク、以テ伊川志學ノ深キヲ知ルベシ、真公問——論語雅也、史記——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ヲ指ス。

儲——蓄フルコト。五行——木火土金水。注二氣——陰陽二氣。

形既生矣——形ハ耳目口體ヲサス。

蕩——水ノ溢レテ氣儘ニ流ルルガ如ク、恣ニナルコト。無理ニ破リ傷ヅクルコト。格——手械ナリ。注、戒賊ノ意、兩字トモ子告子上ニ出ヅ。注、格亡ニ東縛シテ、亦孟子告子上ニ出ヅ。

注、拘擥——手足ヲ曲ゲテ縛ルコト。音田、絶ヤスナリ、減スナリ。

果——勇往邁進シテ撓マザルナリ。造次必於是——是字ハ仁義忠信ヲサス、造次ハハカリソノ時、要ハ如何ナル時ニテモノ意、論語周旋中禮ノ文——孟子盡心下篇ノ文。

仲尼稱之——之字ハ顔子ヲナス。

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聖人安行。學者勉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行之所爲也。然爲聖爲賢。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眞者無極之眞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眞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之前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者。然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己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精。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性動則爲情。然情炎于中。未流益蕩。則反狀賊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

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枯亡。愚者反是。枯猶極。梏謂拘擥。而暴殄之。言人之所以貴於學也。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養一作往。○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或曰。知所養。應上文養其性。涵養之功。與知行並進。○中庸第二十一一段。要緊處。只在明於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理之可學。有下手之處。○中庸第二十一章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注。窮理之事。朱子語類曰。窮理非是要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此因上文言所以誠之之道也。信道篤。則不惑。行之果。則不止。守之固。則不變。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爲學之道。詳盡其大綱。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以行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二者。故信之篤者。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固者。勇之勇也。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行之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私欲之害乎天理者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己私。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孔子教顏子爲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仲尼稱之。則曰。論語語淵篇子曰。非禮勿視。云云。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近思錄卷二 爲學類

生人之道——人民生活
ノ道ナリ。包ハ裏ム、涵
ハヒタス、猶ホ包含ト
云フニ同ジ。

後之人——聖賢ニ對シ
テ後世ノ人ナリト云フ。
所爲——文章ヲ云フ。

汲汲——止マズニ勤ム
ル貌。

內積忠信——此章易乾
卦ノ文ヲ釋シテ學
問ノ道ノ終始ヲ説ク。
傳注ノ如ク惡臭ト云フ。
傳注ノ如ク惡臭ト云フ。
傳注ノ如ク惡臭ト云フ。

知至至之——コレヨリ
以下ハ進徳居業ノ工夫
ニ就イテ述ブ。
可與幾——幾ハキザシ
ノ意ニテ、其幾ノ現ハシ
レシテ察シ、直ニ進ム
ルノ意ナリ。爲サントス
所謂始條理——孟子萬
章下篇ニ孔子ヲ稱シ其
終始ニ譬ヘテ述ブ。

君子主敬——主敬トハ
直ニトハ心ニシテ專ラ
ナレバ自ラ内ニ邪曲ノ
念ナキヲ云フ。義ハ外
ニシテ、内直ナレバ義亦
正ナリ。義ハ外ニ求ム
ルニアラズ、義ハ内ニ
在リト云フ。義ハ外ニ
注、回撓——邪曲ノ意。

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未之首爲耜，耜之柄爲耒，範土曰陶，鑄金曰冶。聖人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將發明爲貴。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人徒志於爲文，而不足以明理，則於邪爲反。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論語衛靈公篇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言篤志所以居業也。乾九三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謂修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德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居如月，無忘其所能，進德修業，只

是一事。圖易乾九三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致知之事也。至謂至善之地也。求知至善之地，而後至其所知，所重者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也。圖孟子萬章下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朱註曰：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終即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所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則義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圖朱子曰：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蓋上句則以知爲重，而至之二字爲輕。下句則以知終爲輕，而終之二字爲重。又曰：知至知終，則又詳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忠信心也。修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此聖人之學，所以爲內外兩進，而非判然二事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坤六二文言傳：敬主于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于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圖易坤卦六二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居業錄曰：敬體也，義用也。內直則外方，體立則用行也。敬義既立。

德不孤——單一ナラザ
ルノ意ニテ、徳大ナル
チ云フ、亦文言ノ文。

注、故曰不疑——亦文
言ノ文、無妄——此章
動以天爲無妄——此章
ハ易无妄ノ卦ナリ、乾ナ
此卦震下ニシテ、乾ナ
上ニシテ、震ハ動ナリ、乾
ハ天ナリ、故ニ動クニ
天ナリ、故ニ動クニ
注、震動也、乾天也——
易說卦ノ文云——无妄
卦象ノ程傳。

人之遺著——大畜ノ卦
ハ乾下ニシテ、艮上
ニシテ、乾ハ天、艮ハ山ナ
リ、山天ヲ止ムルガ故
ニ、大畜ト云フ、大畜ハ
止ナリ。

以量容之——我量ノ大
小ニ隨ツテ、中ノ虚ナル
コトニテ、中ノ虚ナル
ザルヲ云フ、志ノ合
探合而受之——志ノ合
フヲ以テ受クルノ意ニ
ザルコトトナル。

其九四——前ニ出ヅ。

四當心位——六爻ナ
四ハ心位ニ當ル。

嗚——音ヤウ、日出
ルコト。

注、初爲拇——威ノ初
六ナ指トナス、拇ハ足
ノ大指ナリ、足ノ趾、コ
注、肱ノコト、背ノ肉、コ
注、頰ノコト、舌ハ下
頰、頰ハホホ、舌ハ下

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

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圖雙峯饒氏曰。敬義並

立。則其德不孤。蓋孤則偏於一善。而其

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

疑乎。

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備。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行也。

○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

妄矣。無妄之義大矣哉。

震下乾上。爲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僞也。動而純乎天理。則無邪僞矣。雖無邪

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無妄。不宜有往。往則妄

也。故無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

即妄也。即邪心也。故無妄而有匪正之眚。又事至於無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往。往乃過也。過

則妄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圖既已無妄。不宜有往。往乃過也。過

則妄也。又曰。眚過也。猶言過不

及。又曰。不利有所往。謂宜靜養。○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

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

其德。大畜卦象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可以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

行。以畜

其德。○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

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咸者感也。故咸卦皆

以感爲義。惟虛中而無所私主。則物來能應。有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則必有限。有限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圖易咸卦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程傳曰。夫入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

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通。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咸卦取象人身。初爲拇。二爲腓。三爲股。五爲

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爲感之道狹矣。必有所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雨暘。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所謂貞吉而悔亡也。或謂貞者正也。未

有解爲虛中無我者。愚聞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爲正。乾以健爲貞。坤以順爲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者。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

以受人之感。交取四爲感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能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

明道先生——易乾卦文
言傳之意明ニスルモ
修省——言辭ヲ修メテ
内ニ僞リナキカチ省ミ
ルナ云フ

體當——身ヲ以テ親シ
自家——ワレミヅカラ
ノ意
注、敬義說見前——前
ノ坤文言ノ處ニ出ヅ
下手——工夫ヲ用キル
處
纔有可居之處——此處
即チ下手ノ處
大小大事——大小ハ多
少ト同ジク若干ノ意

伊川先生——遺書
懇切——心ノ奥底ヨリ
出テ切實ナルノ意ニ
迫切——急ニサシセマ
ニテ懇切ニ反ス

天地之化——春夏秋冬
晝夜等總テ天地ノ運行
化育ヲサス
注、懇惻——情ノ實ナ
リ
孟子才高——遺書
無可依據——手ヲ下ス
ベキ處ナシ
注、天資超邁——天性
ノ人ニ立チ超ニテスグ
レ居ルコト
注、工夫——工夫ト同
シ
注、有準的——準的ト
ハ手本目當ノ意ニテ、
顔子ヲ以テ標準トスル
コトヲ指シ、此章ノ語
明道先生——此章ノ語
見テ之ニ示サレシ語ナ
ラン
外、遺書ノ外ノコ
トヲ指シ、諸種ノ威儀
制度ノコトヲ云フ、亦
同
雖不中不遠——大學傳
第九章
注、守不約——孟子公孫
丑上篇
注、濫——大水ノ溢リ溢
ケルニ云フ
注、與叔——名ハ大
臨、與叔ニ其字ナリ、
卒シテ後二程子ノ門ニ
入ル
昔受學——遺書、顔子
樂ハ論語也篇ニ出

然欲罷不能矣。論語子罕篇曰：如有立卓爾。○注：手帖。二程全書六十七卷有與方元案手帖。註云：見近思錄。○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修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治之，將以立實德也。修飾乃天理人欲之分。○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爲修辭居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敬義說見前，誠意者也。體當俗語，猶所謂體驗勘當也。蓋修其言辭者，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所以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言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功，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遺書下同。○說並見乾是體天行健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爲用功之地。修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爲見功之地。蓋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注：至誠云云，中庸曰：至誠無息。○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

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有志於道，懇惻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而至於欲速之間，斷亦不能一日而遂就也。○注：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助。孟子公孫丑上篇曰：勿助長也。○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曰：知至則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恐是呂不近裏，故以此告之。○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德也。其體具於心，固人之所本有，然必內反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

注、制度文爲一禮記
仲尼燕居篇ノ語。
會點——論語先進篇ニ
出ヅ。
漆雕開——論語公冶長
篇ニ出ヅ。
見大意——會點漆雕開
ハ何レモ未ダ極意ニ達
セズ。

壘——又培ノ意。

夾持——ハサミモツ。
直上達天德——直上ハ
ノ意、達天德ハ中庸ノ
語。
解意一生——此章前ノ
章ト併セ見テ意味深
ト、謝——彫落スルコ
ト。

學者爲氣——氣ハ氣
質、習ハ習慣、此兩者
ハ志氣ノ勇足ラザル
リ、此章亦前ノ章ト併
セ見ルベシ。
誘——外物ノ誘惑。
董仲舒云——前漢書
列傳董仲舒傳ニ此語ア
リ、史記ニハナシ。
孫思邈云——唐書方
技傳ニ孫思邈百家ニ通
ジ、徐ネテ陰陽醫藥ニ
通ゼシコトヲ載ス。
可以爲法矣——程子ノ
結語。

大抵學者云云——孟子
難妻下篇ノ注ニ出ヅ。
加減ナシテ強ヒテ工合
チハカルコト。
注、契——カナフ。

明道先生云云——論語
衛靈公篇ノ語、張問行章ノ
注ニ出ヅ。
鞭辟——貴人出行ノ時
前驅者鞭ニテ人ヲ逐ヒ
ヒラクコト。
切問而近思云云——子
張ノ語、論語ニ出ヅ。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未

文爲之末。未爲知治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

即明理明理亦識體。但言各有當耳。須知。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

與之。蓋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於日用之間從容自得。有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

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顧於應酬之際。未能自信。其悉乎是理

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守之篤。而必期於自信。二者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

人之大意。○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縝密。蔡節齋曰。點之意欲止。開之意方進而未已。論

外書曰。會點浴沂是狂。漆彫開自信是狷。並概見此道之無窮。不羈於富貴榮達。蓋顏子中行

之亞也。程。○根本須是先培壘。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

意或如此。○根本須是先培壘。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

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涵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立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

也。論外書曰。施瑣虹曰。學之根本在身心。主敬以立其本。乃培壘之功也。又要立趨向。○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敬主乎中。義防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

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爲物慾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論外書曰。敬之立於外。爲義

義之存於內。爲敬其實一也。程子就內外言。故曰夾持耳。又曰。直上達天德。即文言德不孤字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不學便老而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氣

益以精明。不學則血氣爲主。故閱時久而益衰謝。○

欄外書曰。記誦詞章之學。雖學非學。故亦老而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氣

之勇。論朱子曰。學。○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立志之不大不剛。

者悠悠。是大病。○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

其氣質之固蔽。學力不足以移。○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誘之小。造理深則嗜欲微。○道義重則嗜欲微。○道義重則嗜欲微。

計其功。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有所爲而爲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

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

間。非明其道矣。論外書曰。正其義明其道。則利與功自在其中。但謀計之念。爲不可耳。孫思

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思邈陪唐

則敢於有爲。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

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論外書曰。孫思邈舉此語。答盧照

鄰。見於唐書。而語實出於淮南。○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

子。膽作志。程子偶引孫思邈耳。○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

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學而有得。則暗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于心。蓋

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聽

思慮言動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已者。然順理則爲真。從欲則爲妄。論益軒曰。愚謂皆天

遊夏——孔子ノ門人子

修養所以引年——修養生ノ術ハ道家ノ煉氣養生ノ術ナリ、延バスコト、引ハ永ナリ、天子ノ在位ナク、天子ノ命、尙書召誥ニ見ユ。注、苟簡超越——カリソメニシテ手ガルニ順序モフマズ飛ビコユルコト。忠恕——朱注ニ己ヲ盡スチ忠ト謂ヒ、己ヲ推スチ恕ト云フ。

仁之道云云——此章ハ前ノ公平ト仁トノ關係ヲ明カニス。以人體之——人ノ身ニ公ナク體シテ之ヲ仁ト名ヅタルノ意。

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摠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非顏曾比。然其所言所至哉。○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人生壽夭有命。而修養之士。保煉精氣。乃可以行仁義。乃可以祈天之永命。常人資質。其視夫生知安行者亦遠矣。然學而不已。卒可與聖賢爲一。凡是三者。皆非一旦之功。苟簡超越。幸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眞積力久。而得之也。○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發乎眞心。推以及人之謂恕。忠恕則視人猶己。故大公而至平。致極至也。學者進德。則自忠恕。其極至則公平。論語里仁爲美。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欄外書曰。公平是不見痕跡處。○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猶榦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受。豈非仁乎。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

道通——山路ノアチラコチラニウネル様ナ云フ。助——脇骨。

人既能知見——人已ニ一切ノコトヲ知見セザルベカラズト知見セバ何ノカヲ要スルコトアラハレバ私心アリ。斯クノ如キノ些許ノ意氣ハヨク久時ニタヌルモノニアラズ。

古之學者——儒者ノ學ノミ。他ノ學ナシ。

注、釋訓釋詁——爾雅ノ篇名。問作文云云——遺書第十九。

用也。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是什麼精神。什麼骨助。注。發憤忘食。論語述而篇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真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己。著意爲之。已是私心。所謂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急於致知。○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死而後已。可也。顛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所以誘進學者之不容自己矣。論語語曰。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知之者。○注。半途而廢。中庸曰。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注。勉焉云。○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也。儒者之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問。作文害

局——其處ニ局限セラ
ルコト

呂與叔有詩——此詩ハ
ノ詩ニシテ聯珠詩格ニ
見ユ。元凱左氏傳
帝對ヘテ曰ク、臣左
傳解アリト。
輪——負ケルコト。

注、司馬相如——傳ハ
史記、漢書等ニアリ。

據發——據ハ音キヨ、
舒ベルコト。

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人所以參天地而並立者。惟此心爲之主耳。苟志有所局。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正志喪失。專意爲文。亦玩物也。注。參。天地。中庸第二十二章曰。可以與天地參矣。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呂大臨字與叔。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訓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街文詞。務以悅人。故曰類俳。俳優。倡戲也。齋。齋肅純一之意。心齋。說見莊子。圖。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云。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爲文。而文自不可及耳。圖論。語憲問篇曰。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游夏蓋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者。舊說子游。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秉筆。學爲如此之文。而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圖論語先進篇曰。文學子游子夏。注。舊說。益軒曰。考。檀弓樂記之古注疏及漢書藝文志。無此說。未知出處。

集義——常ニ利ヲ棄テ
ムルノ意

又問云云——義トハ事
ノ理ニ當ルコトヲサス
カト問フ。孟子程子ノ
此語。孟子公孫丑上篇
問。敬義何別。曰。程子
見ノ此語。易坤卦大全ニ

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說見賁卦。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文。圖。賁卦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也。但涵養在未發。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圖。欄外書曰。涵養進學。其實一邊。進學在已發邊。○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性無不善。人所同得。苟安於小成。皆下第一等爲志。而不墮于自棄。○欄外書曰。此條是立志第一緊要處。即當仁不讓於師之意。○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爲。皆合於義。自反無愧。此丑上篇曰。必有事焉。而勿正。○注。孟子言。養氣。孟子公孫丑篇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注。又曰。是集義同篇曰。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事理之宜也。故有在事在心之別。○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

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張南軒曰。居敬集

注、昏憤難擾——昏ハ
グラシ、憤ハ心ノ亂ル
ルコト、擾モ亦亂ナリ
守著シテ守ルコト。

學者——程子ノ語、論
語類編篇子張問達ノ注
ニ見ユ。

同也其心——論語雍也
三月ノ文——久シキヲ云
フ。

注、未有義云云——孟
子梁惠王篇ノ語——孟
子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庸第二十章ノ
語。

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之周流哉。又曰。集義只是事事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難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圖注。塊然。漢書顏師古注。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地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此言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圖禮記曲禮篇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志於求名。則非務實。有爲而爲。即是利心。○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有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害乎仁之全體。○仁者先難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說見論語。後猶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先難者。存心之篤。而不容一念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效。此仁者之事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豈區區計

功謀效者之爲哉。萌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有。○有求爲聖人之志。圖論語雍也篇。攀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說見論語。學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有志希聖。然後可與共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學原於思。善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可與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變而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唯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圖論語子罕篇。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爲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其終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已務外。則將陷於邪僞。反害其性矣。圖論語憲問篇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欄外書曰。不曰人而曰物。物是凡外物。包人亦在內。○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之學。當日進而已。一或自理造乎極。行抵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則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爲聖人。論其進德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圖大學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注、純亦不已——中庸
第二十六章ノ語。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性靜者。不篤。唯沈靜者。可以深造之。故雖在浮躁。主圖欄外書曰。爲學。性浮躁者。不篤。唯沈靜者。可以深造之。故雖在浮躁。者亦須克己以養靜。則足以爲學矣。諸葛武侯曰。學須靜也。就上夫言。

際陋——狹クシテ鄙シキコト。孟子性善ヲ言フ。

博學云——中庸第二十章ノ文、五ツノ字ハ道ヲサス。

張思叔——張釋字ハ思叔、河南壽安ノ人。

明道先生——此章ノ意ハ志ヲ立ツルコトヲ忌ムニ當リ、目的ヲ置キテソレニ急グヤウノコトアルヲ忌ム、カクテソレヲ分ニ其學ヲ會得スルコトヲ能ハザレバナリ。注、能ハザレバナリ。注、能ハザレバナリ。注、能ハザレバナリ。

注、稿木死灰——莊子齊物論ノ語。近思錄ノ前ニ出ヅ。近思錄ノ前ニ出ヅ。近思錄ノ前ニ出ヅ。近思錄ノ前ニ出ヅ。

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

立其大者。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爲本。則行之大者。論語曰。主忠信。○伊川先

生日。人安重。則學堅固。語學而篇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博學

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說見中庸

無以備事物之理。既博矣。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不問。問或疎略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取正。

問之審矣。又必反之心志。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不足

以揆所聞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

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者。猶或奪於物欲之私。而陷於自欺之域矣。

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闕其一焉。○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明道先生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明道先生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

好高躐等之患。故莫若循序而進。學不已。自有所至。○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

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無

私己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獨除氣習。以爲學問根本也。○有

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謝顯道見伊川。伯淳曰。伊川

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謝顯道見伊川。伯淳曰。伊川

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謝顯道見伊川。伯淳曰。伊川

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

却發得太早在。告子之不動心。而反爲心害者也。○注。仁熟孟子告子上篇曰。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謝顯道

其善於成治人也。心無紛擾。乃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著工夫。○朱子曰。人所

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謝顯道

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

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

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

又曰訂頑立心二程
全書卷六遺書二先生
語五載人問作爲之
天德然人問作爲之
仁之本然然德之意
ハ即若偏ニシテ私ナ
シ故之チ天徳ト云
又曰游酢云一游酢
ハ程子ノ高弟、今其言
渙然引ク水ノ盛ナル貌
ナルガ、此ニテハ疑難
ナリ一時ニ解ケホドケシ
能求於言語一程子游
酢ヲ稱スルノ語ナリ
記セザル所ニ旨意ヲ求
メシチ云フ
楊中立二程全書卷
六十三、伊川文五ニ載
ス案ズルニ書ヲ以テ
問ヒタルモノ
言體而不及用一體ハ
仁ノ本體、用トハ其義
誠有過者一トソノ言フ
所過當ナルモノアリ
墨氏之比一墨翟兼愛
ヲ説ク
理一分殊一理一ハ
即仁ニ分殊ハ即義、
仁愛ノ理ニ至リテハ則
チ一ニシテ差等ナシ
而モ之レガ施用ニ至リ
テハ則チ差等ナキ能ハ
ズ
墨氏則二本一愛ニ自
他ノ區別ヲ設ケザルノ
意

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體認此意實爲我有
所謂真知而實踐之至此則又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圖陳北溪曰見得此理
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
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游
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推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
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稟是氣以爲體同具是理以爲性
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即中庸之理也
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
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
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本注云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楊時字
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疎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泛然並施而
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疎並立而爲二本也○或問理一而分殊如同胞
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分殊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下去更須橫截看
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個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一

仁之方一仁ヲ求ムル
ノ筋道一仁ノ至親ノ父
モ墨氏ニヨレバ路人ト
一ノミ故ニ無父之極
ト云フ
子比而同之比ハク
ラベナラブルコト父
且彼云云一彼ハ橫渠
ヲサス
反問不及一楊龜山ノ
語ヲ擧ゲテ之ヲ評ス
病處ニ刺ス今其ノ如
ク愚ナル所ヲサトサン
トスルノ意又之チ東
銘ト稱シ前ノ西銘ニ
對ス
欲人無己疑一戲言戲
動ガ己レノ本心ニアラ
ズト云フコトナシ人ナ
シテ信ジテ疑ハザラシ
メント欲ストモソハ能
ハザル所ナリノ意
過言過動一過ハ識ラ
ズシテ誤リ犯スコト
纏迷フコト
謂己當然自誣也一其
過ニヨリ四體ヲ迷ハス
サザルベカラザルコト
分自ラテ改メザルモ
欲他人己從誣人也一
其過チ他人モ自己ト同
トスルハ人ナシ誣フル
ノナリ

分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分殊之蔽私勝而失
爲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一分殊在其中矣。分殊之蔽私勝而失
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也爲己之私
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
勝而失其施愛之宜。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
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爲仁之方西銘是也施無
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爲仁之方西銘是也。且彼欲使人推
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且彼欲使人推
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公之
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爲二也曰以理
推之則並生於天地之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理也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
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
之等差耳非二端也。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
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
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惑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
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
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之言

ハ只ノ意ト同ジ。旋ト調ズルモ可。意、安排著レト取リナセテアレコレト取リナセコト、著ハ添字。多般數ハ一般ノ意ニテ、多キ少キ種種ナルモノアルヲ云フ。某年二十時、伊川自ラカサシテ云フ、此語ヲカズ、名ヲ諱ミテ書カス。積久、荀子勸學篇ノ句、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注、究竟、窮メツク

格一物而萬理、一物ニテ推尋セバ萬理ヲ究ルモノ、之ニ由リテ知ラレ、一件ノ物ニ同ジ。伊川語卷二十四、遺書注、天蒸民、詩經大雅蒸民篇、即チ其處、物ノ格レバ理ヲ得

又曰、所務ト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見去、見得チ之ヲオシトホシ行クコト。

思曰、睿、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注、說見尙書、尙書洪範篇チサス。

問人有志、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注、自有不容已者、此意ハ知識明ナルトキハ勉強チカラズシテ達シ、止ムベカラザルニ至ルヲ云フ。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問、觀物、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觀物、我ニ心ヲ明ラムルヲ云フ。合内外之道也、中庸ノ文、物我彼此別ニシテ、同處ニシテ、故ニ内外之ヲサトル。孟子ノ所謂、四端、孟子ノ所謂、之、產、辭、羞、惡、是非、之、レナリ。

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固非字。程子遺書作是字。大學或問引程子此語。除非二字作惟其二字。按二程全書多除非字。其意與只字一般。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在於解釋文義而已。○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三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竟。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爲要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不可移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爲妙。圃欄外書曰。此條宋本平頭。與前條合。本集不載此條。○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尙書。睿通微也。人心虛靈。本然明德。致思窮理。久自通微。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内外之道也。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卽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反求諸身。則是以物我爲二致。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四端說見孟子。

理散於萬物而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

然有覺處。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

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吾心

之本體。物既格而和。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夫觀

圖。欄外書曰。宋本此條平頭。連前條。本集亦不載。○注。顏子卓然。論語子罕篇。顏淵喟然

歎曰。云云。如有所立卓爾。○注。曾子一唯。論語里仁篇。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云云。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

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

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泛遠。

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

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從己理會得處。

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己。○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大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

以至融會貫通。○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竅。此非難

無可疑。方始是學。

語。顧語未必信耳。物異為怪。神妖為竅。見理未明。自不能無疑。雖得於人言。亦未必

當無之說。亦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

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

知。○孟子盡心篇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益軒曰。物字暗指物怪神竅。

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

辯。異端不必攻。不逾葦年。吾道勝矣。○學。者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為邪

不必攻。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

將自識破。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不能堅守正論。內

深。○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

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

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

之學者。高談性天。而實非領會者。可以自省矣。○義理之學。亦須深沈玩。方有造。非淺易輕

注。見孟子。孫丑上篇。孟子公

注。曾子一唯。曾子

其意。了。開。直。子

大原。了。開。直。子

思曰。睿。睿。作。聖。

問。如何。是。近。思。

以。類。而。推。以。類。而。推。

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

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

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件。

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

以。至。融。會。貫。通。○。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

無。可。疑。方。始。是。學。

語。顧。語。未。必。信。耳。

當。無。之。說。亦。孟。子。所。論。

源。源。自。見。知。所。從。出。

知。○。孟。子。盡。心。篇。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益。軒。曰。物。字。暗。指。物。怪。神。竅。

正牆面而立——何物モ
見ス、又一歩モ進ミ得
ザルニ譬フ。周南召南ヲ讀
ミタル甲斐アルヲ云

只是這箇人——只ソノ
マノ人ノ意ニテ、前
後トモ變ルコトナキヲ
云フ。遺書伊川語五。

凡解經不同——經ノ解
釋ノマチマチナルハサ
マデ害ナキモ、肝要ノ
處ハ何レノ人ノヲ解ス
ルモ同一ナラザルベカ
クゾノ意ヲ云フ。煇ハ尹
氏ノ名、字ハ彦明、河
南ノ人、程子ノ門人、河
南書肆。書物ヲ賣ル店

學者先須——二程全書
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
四。

讀論語者——二程全書
卷二十四、遺書伊川語
今日耳聞——遺書伊川語
ノ意、甚生氣質——甚生ハ一
說ニハ非常トナシ、一
說ニハ怎生ト同ジトナ
ス。凡看語孟——二書ヲ見
ルモノ反覆熟慮シテ一
言一句モヨクヨク味フ
ベキナ云フ、而シテ切
己ノ二字尤モ要チ得タ
リトナス。儘多——儘キザルヲ云
フ。

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論語陽貨篇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致。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論語子曰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為之方乃於己有益。此致知之法也。論語子曰善人子路篇朱註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注又曰如有王者又子路篇朱註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注又曰善人為邦是又子路篇朱註曰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緊要。煇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畜書之肆而已。頤緣少時讀書貪

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之自有所得。其所知則所得為實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序。○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朱子曰大學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契提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論伊川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楊龜山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生猶非常也。論小學章句云成氣質也。甚生稱。○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終身儘多謂一

易有聖人... 辭之類也... 辭者言也... 辭者動之時也... 辭者靜之時也... 辭者變之時也... 辭者占之時也... 辭者卜之時也... 辭者筮之時也... 辭者龜之時也... 辭者蓍之時也... 辭者巫之時也... 辭者祝之時也... 辭者卜之時也... 辭者筮之時也... 辭者龜之時也... 辭者蓍之時也... 辭者巫之時也... 辭者祝之時也... 辭者卜之時也... 辭者筮之時也... 辭者龜之時也... 辭者蓍之時也... 辭者巫之時也... 辭者祝之時也...

作也。沿流而求源謂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尚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屬無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玩厭習也。不止於觀而已。則無窮。故必玩習其辭。爻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卦之理。臨事而觀變玩占。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變占皆具于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衆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

伊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注。本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閔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圖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得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知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夫卦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乾下艮上為大畜。初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

伊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注。本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閔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圖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得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知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夫卦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乾下艮上為大畜。初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

乎人焉。文集下同。○道無遠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注。本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閔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圖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得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知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夫卦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乾下艮上為大畜。初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

天官之職——周禮天官

注、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アリ。

釋氏錙銖云云——佛教ニテハ天地ヲ秤ノ少ニ同ジク微弱トナス、故ニ至ツテ大ナリ。

又曰太宰之職——周禮又曰太宰之職——周禮家宰ナリ、即チ天官、包羅——ツツミツツ

捕龍蛇搏虎豹——柳子厚ガ韓文公ヲ贊メシ詞、言フ心ハ勇ミ立チ心力ヲツクスコトニ譬フ他五官——六官ノウチ天官ヲ除ク他ヲサス。

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天官冢宰。統理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備。每事委曲窮究。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釋氏論性極廣大。然不可以理事。其體用不相涉。業則凡日用之際。應事接物。皆中理不得。雖界之一錢微物。而令處其事。亦必不能行其事之宜。而其所做錯亂了。非得一錢而悅之。其心乃亂了之謂也。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人情不相遠。以己之意。迎彼之志。是爲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爲平易。今以艱險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

而何以見詩人之心。孟子萬章上篇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人情性。溫厚而無刻薄。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尙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朱子曰。有次第。尙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存。此心常在。心存則理得。益軒曰。愚謂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書讀則可謂格言。○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覺。自然觸發曉得。蓋一段文義。橫在心上。自是放不得。必

放下——書ヲ讀ムコトヲ打チステルコト。
尙書難看——尙書ハ二帝三王ヲ始メ數多ノ王ノ徳以テ載セタレバ、其ノ規模大ニシテ容易シ之ヲ胸ニ收メガタト思ハバ則チ足レリ。
書須成誦——書ヲ讀ムベテ暗誦スルマデ讀ム。
大原——義理ノ根本ヲ云フ。

六經云云——小學嘉言
如中庸云云——亦小學
嘉言篇ニアリ、輩ハ等
ト同ジ、卷ニ云、孟子
春秋之書云云——孟子
時又春秋ヲサトル、故
ナリ、未ダ其義ヲト
明ナラザレバ唯ダ徒
穿鑿ヲナスノミ

曉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記不得、思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舉而揣摩、隱決。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終

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類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孟子盡心上存其心、養其性。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無間，至日閉關，財成輔相之道。○動息節宣。以於是見矣。圖易復卦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

存養——存養ノ字義ハ
孟子盡心上篇ニ見ユ、
蓋シ存養トハ實踐射
行ノ素ヲナスモノ、
言スレバ意思ノ修養ナ
リ、
或問聖可學乎——通書
第二十章聖學篇、此章
ハ聖人ヲ學ビ做フ工夫
ノ第一ハ、心ノ純一ナ
ルヲ要シ、靜虛動直ナ
ランコトヲ説ク、修養
ノ要旨、工夫ノ根本ト
云フベシ、
天下ノ理ニ通
ズ——天下ノ務ニアマ
溥——天下ノ務ニアマ
ネキナリ、心ノ澄ミ
注、湛然——心ノ澄ミ
注、朱子曰——通書ノ
伊川先生曰、陽始——易
復卦象ノ傳、此章ノ意
ハ陽氣モ其初メテ生ズ
ル時ハ猶ホ甚ダ弱シ、
故ニ能ク之ヲ長養セザ
ルベカラズ、カクシテ
漸次陽氣ヲ増シテ盛大
ト致スルニ至ル、先王冬
至ノ一陽來復ノ時ハ、
處處ノ關ヲ閉ヂテ人ノ
往來ヲ止ム、コレ一陽
微弱ナルレバ養ヒテ靜
ナラシメンガ爲ナリ、
動息節宣——易頤卦卦
下ノ程傳、
節——ホドヨクスルコ
ト、
宣——ノビテトドコホ

存養後一全書卷七
遺書二先生語六全書卷七
遺書二先生語六全書卷七

心要在二先生語七全書卷八
遺書二先生語七全書卷八
遺書二先生語七全書卷八
遺書二先生語七全書卷八
遺書二先生語七全書卷八
遺書二先生語七全書卷八
遺書二先生語七全書卷八
遺書二先生語七全書卷八
遺書二先生語七全書卷八
遺書二先生語七全書卷八

六遺書一全書卷十
遺書一全書卷十
遺書一全書卷十
遺書一全書卷十
遺書一全書卷十
遺書一全書卷十
遺書一全書卷十
遺書一全書卷十
遺書一全書卷十
遺書一全書卷十

天饗帝。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行有餘力。○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也。隱暗之地。自反無愧。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圖詩大雅抑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詩經狐白曰。屋漏即禮。所謂當室之白。日光所透入處。明以地言。而其意則指心說。正是。○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只外面有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些隙罅。便走了。○母不敬。可以對越上帝。頌詩周篇。易繫辭上傳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達外。生理。○敬以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也。條直而無私慾邪枉之累。則心德全矣。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也。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此文曰。敬以直內。而不曰以敬直內。蓋有意於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

無期必計。○涵養吾一不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朱子曰。聖人見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嘿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有不謹。則。○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人欲乘之。便間斷也。○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三爻辭。己未。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為善事。猶為逐物而動。若能自立。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今求此心。正為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圖易乾卦文言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其邪。存其誠。故孟子言性善。

日既有知覺云云——程子此語子動知覺之處以直二動トセルヲ難ズ

或人問——更二靜ヲ動上ニ求ムベキカ否カニ就イテ問答ス。定——禪定。

蓋人萬物云云——此條人ノ止ルベキ所ニ止リ難キヲ述ブ、人萬物何レモ其理ヲ備フ、事ニマタルヤ心ノカタブクテ、其止ルベキ所ニ止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萬物ノ理ヲ悉ク其物ニ付シテ止ル所ヲ得セザルナリ。

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地之心於此可見。圖復卦象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程傳曰。一陽復於下。地醒。不是。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朱子語類曰。未發之前。須常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覺。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先生首肯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又曰。大抵心本是箇活物。無間已發未發。常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只是明靜中不是。冥然不省。故爾。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心有所重。

或曰先生云云——未發ノ前ナ動トスルカ靜トスルカニ就キ重ネテ問答ス。須有物始得——物ハ知覺スルノ性ヲナス。

或曰敬云云——此條以下敬ノ工夫ヲ述ブ。

應事——身體ヲ働カシテ事ニアタルナリ。

人於夢寐——全書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問人心——夢ノ害無害ヲ説ク。

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兩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誠。子學矣也。思慮者。動于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圖注學奕者云云。孟子告子上篇曰。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夢寐亦不至顛倒。圖注。朱子曰。魂與魄。莊子齊物論篇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

兆朕——事ノキザシ。
人心須——此條ハ心ノ
固定スベキコトヲ説ク

持其志——全書卷十九
遺書伊川語四。

問出辭氣——全書卷十
九、遺書伊川語四。

注、曾子曰——論語泰
伯篇。先生謂釋——全書二十
二、遺書伊川語七。
釋——張釋、字ハ思叔。

狗欲——食色ノ欲ヲホ
シイママニスルコト。

大率把捉——全書卷三
十、外書一。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
三十一、外書二。
心定者——全書卷三十
八、外書十一。
明道先生曰——全書卷
三十九、外書十二。
謝顯道——全書卷三十
九、外書十二、靜坐ノ
要ヲ説ク。河南ノ縣ノ
名扶溝。

橫渠先生曰——コレ論
語ニアル顔淵ト他ノ諸
子トノ相違ニ由リ、初
學ノ者其別ヲ見テ努力
セシムコトヲ誠メシナ
リ、論語雅也篇ノ注ニ
此語ヲ引ク。
内外賓主——内ニシテ
主ナルハ家ニ常在スル
ノ謂ニシテ、外ト賓ト
ハ之ニ反ス。絶エズ忘
勉之ヲ循——絶エズ忘
ラズ。
過此云云——コレ以上
ハ我力ニ及ビガタシノ
意。
心清云云——心ノ清靜
ナルト濁リ動クトノ別

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爲之兆見於

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不爲害。苟無故而夢者。皆心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

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心

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任其所之。○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以心使心。非二心也。體用而言之耳。○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暴其氣者。無所縱于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

故曰。交相養。孟子公孫丑上篇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朱註曰。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

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

却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悖。○先生謂

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

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

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

川說出來。○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心存乎中。純乎天理。純是天理。○

皆是不仁。○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外無物欲之撓。則心

境清。內有涵養。○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則言不妄

發。發必審確。而和。○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

心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

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

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

善學。○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

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

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

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强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朱

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爲賓。雖有

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己不違乎仁。後說則是仁不違乎己。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

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

客慮——旅客ノ如キ心
モチコトテ、シカト定マ
ラヌナク、ナレソメ
習俗之心——ナレソメ
タル凡俗ノ心ノ意。
人又要得剛——人ノ志
氣剛強ナルヲ要ス、温
柔ナルバ自立スルヲ得
ザルコトアリ。
人生無喜怒者——人生
レナガラ心寛弘ニシテ
喜怒アラハレヌ者ア
コトヲ要ス。剛強ナラン
コトヲ要ス。戲言
諧謔ノ言ヲ説ク。

正心之始云云——正心
ノ工夫ヲ説ク。正心
師ノ意、已ガ心ヲ以テ
師トシテ自己ノ動作ニ
ツキテ、所アラシムル
ナリ。定然後云云——心安
定シテ明容生ズルコトヲ
説ク。

動靜不失——此條亦良
卦ノ義ヲ説ク。

冥冥悠悠——學ブ所
トウトシク親切ナラヌ
ナクフ。
察閑——物ニカカハリ
サハルコト。

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
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澄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客
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
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人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
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
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下同。○剛則守之固。行之決。故足。○戲謔不
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曰。橫渠學力
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
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
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
矣。視心如嚴師。則知所敬。○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
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
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此心靜定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鑒。而流水不可鑒。亦是理
明。○大學經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
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

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
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
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良卦象辭。動靜各有其時。然學
明之有。○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閑
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
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閑閑也。言動輕安。而不敦篤。則此心
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己。然後能深知其味。孟子告子上。孟
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伊川先生曰此章程子四... 注或問明知見... 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 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 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 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慾。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孟子盡心下。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注。三十而立。○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心。論語顏淵篇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應感操存之要。莫先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目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

物之動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益軒曰。愚謂是以先覺為耳。不妄聽之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忤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樞扉曰也。機弩牙也。戶之闔。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與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情也。肆己者。必忤物件。躁之致也。忤乖理也。忤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書大禹謨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書大禹謨曰。唯口出好與。或。朕言不再。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思是動於內。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陽往為剝。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返。初爻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

物之動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益軒曰。愚謂是以先覺為耳。不妄聽之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忤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樞扉曰也。機弩牙也。戶之闔。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與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情也。肆己者。必忤物件。躁之致也。忤乖理也。忤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書大禹謨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書大禹謨曰。唯口出好與。或。朕言不再。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思是動於內。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陽往為剝。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返。初爻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

方說而止... 節卦象ノ... 九二ハ陽... 剛中ニシテ...

此示人之意深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呢。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然心有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得為光大。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

注、伐、僑、於、高、一、... 明道先生... 義理與客氣...

而未去也。論語語意問篇。克伐怨怒不行焉。○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義理者性命...

堂堂云云——論語子張篇ノ内行ニコレ外ヲツトナリ、仁ヲ爲スベキ友トナシ難シノ意ニテ會子ノ語ナリ。

心常託之——心ノアル所ルヲ云フ。

燕安——安閑ノ意。

親與——シタシミカハス。仲尼嘗曰——此意ハ凡ソ童子タルモノ、居ル時ハ、席ノ隅ニ居リ、行ク時ハ、長者ニオクル然ルニ、今童子ノ先生ト並ビ行ク、孔子ノ先生ト並ビ行ク、益ヲ求ムルモノ、コトナラズ、速ニ成人トシテ宜フ。

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盛暴也。其爲人貌高伉。而無收斂誠實之意。故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禮記曲禮下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視大夫。大夫視士。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于目。故目視高者。聽入之言。必敬且信。而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入之言。必敬且信。而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入之言。必敬且信。而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入之言。必敬且信。而心之敬傲可見。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闕黨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輕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爲先。則謙虛恭讓。有以爲進學之地。論語憲問篇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

詩曰云云——溫溫ハオダヤカナルコト。又小學言。不講。此章モ亦驕情ノ害ヲ述ブ。於其親。已有物我。己レノ親ニ對シテ。スレニ。彼ト我ト隔アリ。テ。屈下スルコトナリ。テ。屈下スルコトナリ。テ。屈下スルコトナリ。

者。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篇溫和也。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恭敬爲德之本。○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情。而莫爲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卷之五終

近思錄卷之六

家道類凡二十二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

己之學也經解○說見論語為弟為子者其職在於孝悌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徒欲人之觀美非為己之學也

語學而篤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

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易傳下卦六二傳可者僅足而無餘之稱竭其所當為無過外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云云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幹母之

蟲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

蟲則子之罪也蠱卦九二傳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主使事得

間矣但為矯拂而反害其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遽曉尤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父又有

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

伊川先生曰二程全書卷五十一伊川經說

注易傳一易師卦九二程傳不可貞一易師卦九二程傳不可貞一易師卦九二程傳不可貞

從容將順一易師卦九二程傳不可貞一易師卦九二程傳不可貞

ナリ、斯クノ如クシテ
ハ到底母ヲシテ義ニ入
ラシムルコト能ハズニ
注、孟子於一孟子ニ
見ユ。諸葛孔明一三國志
ニ見ユ。然在異體一蠱ノ下卦
ハ即チ巽ニシテ巽順ノ
義アルヲ云フ。

正倫理 家人卦象ノ
傳。

人之處家 家人六二
ノ傳。

夫子又復戒云云 象
ノ辭ヲサス。

歸妹九二 歸妹九二
象ノ傳。ナレバフコ
ト。夫婦ノ間ノミダリ
ナルヲ云フ。全書卷二
遺書二先生語一。

人無父母 此章ハ世
人ノ誕生日ニ當リ、酒
宴ヲ設ケ、音樂ヲナス
ナドノコトヲ戒ム。ナ
具慶ト云フ。俱ニ存ス
ルコトヲ云フ。全書卷十
九。遺書伊川語四。サ
マナシルモノアリ
一統底事 一ククリ
ニテ相ツケルコト。
注、孝弟也。論語學
而篤有子ノ語。

使_ム之_レ身_ニ正_シ事_ヲ治_フ而已_ニ。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以強直之
資。逮爲矯

拂_レ內_ニ則_チ傷_レ恩_ヲ。而有_レ害_ニ天倫_ノ之_レ重_ヲ。外_ニ則_チ敗_レ事_ヲ。而卒_ニ廢_レ幹蠱_ノ之_レ功_ヲ。剛陽

之_レ臣_ニ。事_ニ柔弱_ノ之_レ君_ヲ。若_シ孟子_ノ於_テ齊宣王_ニ。諸葛孔明_ノ於_テ蜀後主_ニ是_レ也。○蠱之九三。以陽

處_ニ剛_ニ而不_レ中_ニ。剛之過也。故_ニ小有_レ悔_ヲ。然_レ在_ニ巽體_ニ。不_レ爲_レ無_レ順_ノ。順事親

之本也。又_ニ居_ニ得_レ正_ニ。故_ニ無_レ大咎_ヲ。然_レ有_レ小悔_ヲ。已_ニ非_レ善事親_也。九陽爻。而
三位剛位。

又_ニ不_レ中_ニ。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過剛。不能_レ無_レ悔_ヲ矣。然_レ蠱_ノ之下卦_ニ。爲_レ巽_ノ。巽者順也。又陽爻居陽位。

居_ニ得_レ其_レ正_ニ。則_チ亦_ニ不_レ至_レ大過_ノ。故_ニ無_レ大咎_ヲ也。但_レ謂_レ之_レ小悔_ヲ。則_チ於_テ事親_ノ之道_ニ。已_ニ非_レ盡_レ善_者矣。蠱之九

三爻辭曰。幹父之蠱。小有_レ悔_ヲ。无_レ大咎_ヲ。○正倫理。篤_ニ恩_ヲ。義_ニ家人_ノ之道_也。家人卦象傳。正倫理則尊
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

之情_ニ合_レ。二者並行_ニ。而後_ニ處_ニ家_ノ之道_ヲ篤_ス矣。然_レ必_ニ以_レ正倫理_ヲ爲_レ先_ニ。未_レ有_レ倫理_不正_ニ。而恩義_可篤_者也。

家人卦象曰。家人。女_ニ正_ニ位_ニ乎_レ內_ニ。男_ニ正_ニ位_ニ乎_レ外_ニ。男_ニ正_ニ位_ニ乎_レ外_ニ。女_ニ正_ニ位_ニ乎_レ內_ニ。天地_ノ之_レ大義_也。家人_ノ有_レ嚴_ニ君_ヲ焉。父母_ノ

謂_レ也。父子_ノ兄弟_ノ夫婦_ノ。婦_ノ而家道_正。正_ニ家_ニ而天下_定矣。○人之處家。在_ニ骨肉父子之間_ニ。大率_以

情_ヲ勝_レ禮_ヲ。以_レ恩_ヲ奪_レ義_ヲ。惟_レ剛立_レ之_レ人_ノ。則_チ能_レ不_レ以_レ私_ヲ愛_レ失_レ其_レ正理_也。故_ニ家

人_ノ卦_ニ。大要_以剛_ヲ爲_レ善_也。家人卦六二傳。相親附。猶骨之於肉。蠱六二曰。无_レ攸_レ遂_ニ。在中_ニ饋
柔。不能_レ治_レ於_レ家_者也。故_ニ无_レ攸_レ遂_ニ。无_レ所_レ爲_レ而_レ可_レ也。云云。○家人上九爻辭。謂_レ治_ニ家_ニ當_ニ有_レ威嚴_ヲ而_レ夫子

又_ニ復_レ戒_ニ云_レ。當_ニ先_ニ嚴_ニ其_レ身_ヲ也_也。威嚴_不先_ニ行_レ於_レ己_ニ。則_チ人_怨而_レ不_レ服_也。九上

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貴治家之威者。非徒繩治之嚴。蓋必正己爲本。使在
我持身謹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親感。而率歸于正。凡御下
之道。皆然。齊家本於修身。則尤爲切近。家人上
九曰。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

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媒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
久之道也。靜正乃相處可久之道。媒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歸妹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世人多慎

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遺書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
具慶者可矣。具慶謂父
母俱存。○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

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
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伊川先生所作明
道先生行狀。孝弟

者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人能盡孝弟之道。廣而充之。至於極致。則可以
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

友。便是盡性至命事。注。王季之友。詩經
大雅皇矣篇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其兄。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

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

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

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

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

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

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

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

不右——ヨシトナサ

夜出秉明燭——註記内
則篇ニ出ヅ

橫渠先生——小學嘉言
篇又之ヲ載ス。又小學ニ
出ヅ

之坐側常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調羹也。禮記：不絮羹，爲其味也。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使人代爲。○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姑必順之。事親以順爲主，非甚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爲矯拂也。圖書經堯象傲，克諧以孝。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烝烝乂，不格姦。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

斯干之詩——又小學
出ヅ。詩小雅ノ篇、此
ハ仲ノ意ハ凡ソ兄弟ノ間
我ガ爲メニ惡シキコト
アリトモ、之レニ做ヒ
テ惡シザマニナス勿レ
云云。相ナリ。

常深思——身ヲ修メテ
家齊ヒ、國治リテ天下
安シ、故ニ家道ヨリシ
テ正サザルベカラズ。

婢僕始至云云——始メ
ニ婢僕來レバ一生懸命
ニ働ク
提撥——ヒツサゲテル
コトニテ、引キ立テテ
サトシヤル意。

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記說：○所謂養志者也。○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報以爲施。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不可學兄而廢其恭。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不然猶正牆面隔礙，而不可通行也。圖書語陽貨篇：○婢僕始至，本懷勉強敬心。若到所提撥，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語錄：○提撥謂提起警策之也。

近思錄卷之六終

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類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
 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
 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易傳下同○蒙
 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爲哉○象傳賢者之
 童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云云○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孟子公孫丑
 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
 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
 其常也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蓋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需
 卦初九曰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
 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

荷自求——自ラ仕ヲ求ムレバ君之ヲ侮ルガ故ニ信用セラルルコトナシ
 其尊德樂道之心——人君ノ心ヲ云フ
 有爲——世ニ功業ヲ立ツルコト

君子之需——易需卦初九象ノ釋傳
 恬然——シヅカナル
 志動者——自ラ守ル志動クモノニシテ時ノ至ルヲ待チカヌルヲ云フ
 比吉原筮——易比卦ノ象辭
 傳曰——程傳
 報比——シタシミ合フ
 悔咎——心ニ悔ユルコトアリ、外ヨリ咎ヲ受タルコトアリ

得不ニヨリテ止處ニ安
不アルヲ説ク
自別ニ實理ヲ得タル
者ハ自ラ常人ト異ナル
所アルナリ
實理ヲ得ザル者ヲ未ダ
穿窬ニ穴ヲキリアケ
テ物ヲヌスムコト
執卷者ニ書ヲ讀ム者
軒冕一車服ノコト
及其蹈以下ハ實理
ヲ得タル者ヲ述ブ
會テ何何
ノ經驗アル者ノ意

得之於心一實理ヲ見
得スルコトニツキテ述
ブ

孟子辨舜跖一全書卷
十八、遺書伊川語第三。

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
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
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
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
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論語季氏篇孔子曰。
湯。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
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懾。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此一節反覆推
爲親切。學者要亦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悟。
然後所見爲實見。充其所見。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得之於心。是謂有德。
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
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
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此則不待勉強。學者
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
生以害義。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問

只那計較一事。臨
テトヤカク計リタク
ラアルハ一ニ利害ノ
念アルヲ以テナリ
聖人則更ノ利ト害ト
ノ所トハ聖人ノ云ハザ
合フト不ト命其中ニ存
スルナリ
注。張南軒。名ハ機
字ハ敬夫。南軒ト號ス。
宋史道學傳ニ出ツ。
注。凡儒者。全書卷十
八。遺書伊川語三。
七。遺書伊川語二。
子罕言利。論語子罕
篇。子曰。君子深造之。
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
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
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聖人處義。不計其利。然事當乎
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絕滅人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

孔子曰云云——論語堯
子不命——以下孔
或謂科舉——全書卷
十八外書卷十一性
理大全卷五十五學
不勉於學問ノ方業
ハ妨ムレバ學問ノ方
志仕官ニアリテ學モ
アラス故ニ志ヲ奪フ
ナ患フト云フ

橫渠先生——孟子梁惠
王下篇曰仕者世祿

長廉——廉直ヲ増スコ
ト似述世風——世ノ家
風ヲツギノブルコト

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
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
君子。○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
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于此。必志于彼。
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奪志則根本撥矣。故妨功之患小。
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
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橫渠先生曰。世祿之
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
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
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
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
哉。○文集。○聲病詩律有四聲八病。今進士詩賦之學是也。求仕非義。謂投牒覓舉之類。循理
謂服勤事任。似述世風者也。○注。四聲八病。四聲。平上去入也。詩人玉屑十一。詩病有八。
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韻。六曰小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

注、欲動——羨ミ欲シ
テ心ヲ動スコト

人多言——孟子即チ補
シノ文ト併セ見ルベ

之勢。孟子說。○人之欲動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己自重。而
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盡心
上篇。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人多言安
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
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朱子曰。人須
求富貴。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愚謂真知義理
之可樂。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孟子告子篇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云云。○此章
并按焉。○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
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
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
而恥居貧賤。豈有大丈夫之氣哉。○論語語里仁篇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近思錄卷之七終

近思錄卷之八

注、舉而措之——禮記仲尼燕居篇ノ語、施シ行フノ意。
濂溪先生曰——通書、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章ニ出ヅ。

家難而天下易——家ハ治メ難ク、天下ハ治メ易シ、何トナレバ家ハ親愛ヲ以テ立チ、情義行ハレ易ク、天下ハ疎クシテ公道行ハレ易クレバナリ。
注、二女謂——二女トハ堯ノ女娥皇、女英ヲ云フ。

治家親身——家ノ齊治スルヤ否ヤハ、其ノ治ムル人ノ身ニツキテ之ヲ知ルコトヲ得。
誠心復其不善ノ

治體類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素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者。猶俗言則例。則樣是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而已矣。以上總論治天下者。其本在身。其則在家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朱子曰。親者難處。疎者易裁。然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免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堯所以釐降二女子。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上論善。則在和親之道。圖書經堯典曰。師錫帝曰。有雛在下。曰虞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以云。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子于媯汭。嬪于虞。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

心ノ起リテ外ニ發動セ
ントスルヲ引キトメテ
木心ノ誠ニ反スコト
先王以茂——無妄ノ大
象ノ文、先王至誠无妄
ヲ以テ、天ノ時ニ配シ
テ萬物ヲ化育スルノ意
ニテ、至誠无妄ノ發用
ノ大ナルヲ云フ。
明道先生言——全書卷
五十五、明道文集二、
神宗——宋ノ第六代ノ
主ニテ英宗ノ子、
霸者——五霸ノコト、
禽桓、晉文、秦穆、宋襄、
楚莊ヲ云フ、但シ五霸
ニハ種種ノ説アリ。
注、大臣——呂公著ヲ
サス。
注、太子中允——太子
附ノ官、侍從ニシテ啓
奏ノコトヲ司ル。
注、權監察御史——權
ハ攝官ノ意、監察御史
裏行ハ官名。
王道如砥——王道ハ天
理ノ正、人倫ノ至ニ由
ル故ニ之ヲ砥ニ譬フ。
霸者時——霸者ハ私
心ヲ用キ、仁義ノ名ニ
ヨル、故ニ之ヲ險阻ナ
ル小徑ニ譬フ。
假之而伯——孟子曰、
以力假仁者霸、假仁

トハ仁義ノ名ヲカルコ
トナリ。
易所謂云——周易本
文ニ此語ナシ、易ノ緯
書ノ文、其意ハ初ノ差
ハ僅ニシテ殆ンド知り
難キ程ナルモ、其末ニ
至リテハ千里ノ差トナ
ルヲ云フ。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
五十九、文集一、英宗
ニ上ルノ書ナリ。
制於事——事ヲ裁斷
シテ其宜シキニカナハ
シムルハ、根本法ノ作
用ノミ。
近規——近臣ノ色色ト
申上ルル規法ノ意、又
近代ノ規法トモ云フ、
何レニシテモ先王聖人
ノ教ニ違シ、明外書曰、
近規只是近世規則、猶
レ言ニ近例。
注、膠——カタマリツ
クノ意。
比之九五——此卦爻、
本文ノ下ニ邑人不誠
吉トアリ、此爻ノ意ハ
王者ノ符ニハ三方ヨリ
獲物ヲ驅リ、前一方チ
アケテオク、カクテ前
ヨリ逃ケ失ヘル者ハ敢
テ逐ハズ、王者ノ民ニ

則善心之生於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程子曰：無妄之
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程子曰：無妄之
謂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茂篤實盛
謂配天時以育物。朱子曰：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
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以上論端本在誠心之道。圖益軒曰：愚謂對時育萬物者乃王
者法天而平治於天下也。○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
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
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召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疏首言王霸之事有天理人慾
之分。綱常純駁之辨。圖欄外書曰：依猶言依託。與論語依於仁之依不同。偏是一偏非仁義之
全體。又曰：三代已下無此議論。或有此。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
議論而無此人惜乎神宗之不終用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
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王道本乎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不易正直而無回
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
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王者脩己愛民
雖香壤之不侔然其初但根於一念之公私誠僞而已。○朱子曰：宣帝雜王伯元不誠王伯只

是以寬慈喚做王嚴酷喚作伯。自古論王伯至明道先生此節無餘蘊矣。圖注：宣帝雜王伯前
漢書元帝紀曰：元帝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
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惟陛下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
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 ○伊川
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
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
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
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
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
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
下如三代之世也。立志篤實而遠大則不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
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
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

於此亦此如之。若乃學——モシ目ノ前ノ小仁ヲアラハニシ、正道ニソムキテ虛名ヲ求メ、カクシテ天下ノ者ヲ親ミ近ツケントスルモ、コレニテハ其道狹クシテ、天下ノ人ト親シムベカラズ。煦煦然——ココニテハ小惠ヲ施ス貌。

其民皞皞——孟子盡心上篇ノ文、皞皞ハ廣大ニシテ自得ノ貌。注、菟田——春ノ獵ヲ蒐田ト云フ。

古之時——易履卦象ノ程傳。

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己之心。以及人。發政施仁。公平正大。羣心自然豫附。人君顯比天下之道也。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以市私恩。違正道以干虛譽。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煦煦日出微溫之貌。禮天子不合圍。蓋蒐者不追。亦猶王者顯明比道。初不執小惠。以求人之比也。皞皞廣大自得之意。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

士脩其學——士タルモノハ學ヲ脩メテ、君ノ用ヲ爲スベキニ至レバ、君ヨリシテ之ヲ舉用シテソレノ職ヲ授ク、士自ラ之ヲ求ムルニアラズノ意。皆有定志——階級ニヨリテ其分定マリ、其志モ亦從ツテ定マリテ外ニ向ハザルナリ。

泰之九二——此ノ意ハ、禮レシコトヲモオシ包ミ忍ビテ度量ヲ大ニシテ、羣小ヲ入レ恩ヲ施シ、大英斷ヲ以テ改革ヲ致シ、遠方ノ民ヲ忘レズ、私親ヲ去レバ即チ中行ニ合フコトヲ得ルノ意。治之道——上ニ云フ所ノ政事ノユルグ、法度ノスタレ、庶事ノ筋目ナキヲ治メ正スノ道ヲ云フ、其ノ道タルヤ之ヲ急遽忿疾ノ心ニテハ能クスベカラズ、必ズ寛容ノ大量ヲ以テセザルベカラズ、故ニ包荒ト云フ。

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鶩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不度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泛溢而無節。未可以亟正。驟起之也。必有且安之矣。或者見其百度弛慢。不能含忍。而遽懷忿疾之心。則不暇詳密。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寧免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矣。○泰卦爻辭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益軒曰。愚謂聖人非尚馮河。以誠子路之言可見。

擬特奮發——メキント
テ事ヲハゲミナスコ
ト。

觀盟而不薦——觀卦象
ノ文、此ノ意ハ祭ノ始
ニ手ヲ洗ヒ清メテ未ダ
供物ヲスズメズ、心ノ
誠敬純一ナル時ヲ云
フ、顯者ハ仰ギ見ル貌
ニテ、萬人其人ヲ仰
ギ見ルヲ云フ。

凡天下至於——噬嗑ノ
卦ノ程傳、噬嗑トハ咬
ヒ合ハス義ニテ口中ニ
物アリ、之ヲカミキリ
テ齒ヲ合ハスコト。

大畜之六五——此意ハ
豕ノ牙剛暴ニシテ害ヲ
爲ス、之ヲ切リ去レバ
則チ吉ナリ、豕ハ牙ヲ
去ルコト、又云ク、積
トハ豕ノ陽物ヲ去ルコ
ト、即チ去勢スルコト
トナス、程傳ノ意後説
ノ方ヲ取ルガ如シ。
總攝——スベクグルコ
ト。

解利西南——解卦象ノ
文、其ノ義ハ傳ニ詳ナ

之。此謂用馮河者。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借以言剛果而已。自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擬特奮發。以革其弊也。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擬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治泰之道。雖不容峻迫。然人情玩肆。因循苟且。漸已陵夷。苟非一人剛斷。謂必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疎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後治泰之道可成也。○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祭祀之始。盥洗之時也。薦者獻腥獻熟之時也。方盥之始。人心精純。嚴肅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漸散。故爲人上者。必外莊內敬。常如始盟之時。則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顒然仰望之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

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卦傳。天地有間。則氣不通。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曠。曠中有物。曰噬嗑。噬而合之。所以去間也。有治天下之大用焉。○大畜之六五曰。積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積豕之牙也。得其要會。則視繁猶簡。令行而禁止矣。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積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積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教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聖人所以制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強暴者。蓋亦是也。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

爲民立君——全書卷四十九、伊川經說第四、此說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之下二出也。
 不時害義——農時ノ暇アル時ナラズ、或ハ爲スマジキ事業ナルコト。
 注、向——魯ノ邑ナリ。丹桓宮楹——桓宮ハ桓公ノ廟、楹ハ其ノ廟ノ楹ナリ。
 信公修泮宮——泮宮、閔公ノ事ハ詩經ノ魯頌ニ見ユ。
 泮宮——諸侯ノ學校ニシテ天子ノ辟廱ノ半ナリ。
 閔宮——宗廟。

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春秋時者如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然而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閔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諸侯之學鄉射之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天子之辟廱。故曰泮宮也。閔宮也。幽陰之義。宮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是祿宮也。泮宮者所以教育賢材。閔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爲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議焉。注。祿宮。詩正義曰孟仲子曰是謂祿宮。蓋以姜嫄祈郊禱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祿宮。○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圖書經堯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程子解出此下。

明道先生曰——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先生語一、先有司——諸役人ニ諸ノ職事ヲ授クルヲ先トス。
 鄉官讀法——鄉黨ヲ治ムル官人、正月、祭時ニ法ヲ民ニ讀ミ聞カスコト。
 平價——物ノ價ヲ高カラズ低カラズトノヘルコトニテ、物價安ケレバ官ニ買入レ、高キトキハ賣出シテ其ノ價ヲ平均ニス。
 權量——ハカリノ重リト枘トナリ。
 法、正師胥長——黨、族、閭比ノ長ヲ云フ。
 注、銖兩斤鈞石——秤量ノ名。
 注、倫、合、升、斗、斛——一枘目ノ名。
 人各親——賢才ヲ舉グルニ私ナキコトヲ述ブ。ル爲メニ斯ク説キ起セシナリ。
 仲弓曰——論語子路篇ニ出ヅ、要ハ賢才ヲ舉ゲント思ハバ、先ヅ己ノ知レル者ヲ舉用スレバ天下ノ賢才自ラ推舉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爲主。治固在其中。○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後世惟持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有司衆職也。必先正有司。而後致其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之類是也。權五銖兩斤鈞石也。量五倫合升斗斛也。圖綱外書曰。此條宜分爲兩節看。前節言治法。後節言治道。治法在紀綱文章。周官制度不可闕。治道在親親尊賢。宜推此心。公以致之。遠人各二句屬後節。○注。黨族閭比。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使人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仲弓欲以一人之知。舉天下之賢。故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大小如此。推其極致。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興邦。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

ニアハント孔子ノ教ヘ
ラレシナリ。全書卷十
六、遺書伊川語一、孟
格君心之非。孟子難
從上篇ノ文。全書卷
九、遺書伊川語第四、
三綱。君ハ臣ノ綱、
父ハ子ノ綱、夫ハ妻ノ
綱。藩鎮不賓。節度使ト
ナリテ地方ヲ治メシ者
來朝セザルチ云フ。
注、於君臣父子。太
宗兄建成ヲ殺シテ高祖
ノ後ヲ承ケ、太宗ノ子
承乾叛チ謀リテステラ
ルルガ如キチ云フ。
注、閹門之間。太宗
弟元吉ノ妻ヲ納レシガ
如キチ云フ。
注、玄宗使肅宗。天
寶十五年安史ノ亂ニ當
リ、玄宗太子ヲシテ靈
武ノ地ニ赴カシム、太
子自ラ立チテ帝トナ
ル。永王璘。肅宗ノ
弟、反シテ殺サル。
漢之治。漢ニ於テハ
大筋ノトコロ正シクシ
テ誤ラズ、唐ハ却ツテ

政治上ノコマゴマシタ
ル所ハ整ヘリ。本朝
宋代理ヲサス。注、
世業。均田法ヲ以テ
民ナシテ産業ニ就
カシムルチ云フ。
注、府兵。高祖ノ置
キシ十二軍ノ兵制チ
云フ、勇政比ナカリシ
云フ。
注、租庸調。租ハ田
租、庸ハ役夫、調ハ貢
物ナリ。
注、省府。天下チ區
分シテ十道トナシ、以
テ行政ニ便セシチ云
フ。
數人者。全書卷三十
八、外書十一。
明道先生曰。全書卷
三十九、外書十二、此
章ノ意ハ人君タルモノ
先ヅ文王ノ如ク閹門ノ
内ヨリシテ家國天下悉
ク能ク治平スルチ得
テ、始メテカノ周代ノ
法度タル周禮ノ制チ行
フチ得ベシノ意。
君仁莫。全書卷三十
四、外書六、伊川語。
昔者孟子。此事ハ荀
子ニ出ヅ。
夫政事之失。政事ノ

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論治本。則正君而
則必有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君心爲本。不救則欄外書
曰。此以下。蓋就時事言。似斥荆新政。天變大益。小變小益。非指祖宗法。○唐有天下。雖
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
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止。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
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劫持取天下。其於君臣父
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
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獍狷於外。閹豎擅專於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
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
舉。大綱謂綱常。唐之治。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
府。其區畫法制。略放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天下。○教人者。養其善心。而
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下同。○道之
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關雝。詠文王妃嬭氏
趾。詠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朱子曰。自閹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
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孟子離婁上。徒善不足。以爲
政。徒法不以自行。○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

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
哉。一國以一人爲本。一人以一心爲本。使人君有一念我邪。必將害於其政。奚待作於
外。而後可知。孟子離婁上。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昔
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
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
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孟
子齊王。首言仁術。曰。是心足以王。至將求其所大欲。則曰。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盍反其
本。凡皆以格其非心。而與其善意。至於一政事之得失。固未暇論。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齊王。
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
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
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蒙下同。○說見論語。道治也。
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爲本。必節己裕民。德意孚洽。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
有所措。論語學而篇。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法立而能
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

過失トカ人ヲ任用スル
 コトヲ誤ルガ如キコト
 ハ、人アリテ之ヲ正シ
 之ヲ諫ム、君ノ心ニ非
 邪ノ念アルトキハ、假
 令一事ノ現ハレシモ、
 ナ救フトモ、又又非心
 ヲリシテ失チ生ジ、底
 止スル所ナシ
 注、孟子見齊王——事
 ハ孟子梁惠王篇ニ詳
 ナリ
 橫渠先生曰——正蒙有
 司數——制度ノ數目ニ
 テ、唯々名目ニ過ギザ
 ルヲ云フ
 法立而——正蒙三十篇
 第十一、此文ノ上ニ次
 ノ文アリ、故ニ補注ニ
 引ク、此章ノ意ハ、法
 度立チテ之ヲ守リ行フ
 トキハ、君徳永ク傳ハ
 リ、功業大ナルベキヲ
 云フ
 橫渠先生——范巽之朝
 廷ヨリ召サレテ對策セ
 ントスルニ臨ミ、之ヲ
 張子ニ問ヒシナリ

之。鄭聲者。鄭國之俗淫邪。其作之詩。著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者。口給而諛之人也。夫子既
 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論
 語衛靈公篇。放鄭聲。遠佞人。○正蒙三十篇第十一曰。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
 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注。四代之禮樂。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一事。此正自
 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
 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道學政術。分爲兩途。則學與政皆非矣。使
必不以政術非吾所事。而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
姑以是強施之天下也。 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
 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
 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
 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涵
蓋秦漢慘刻少恩。五伯假義。圖利皆無誠愛之心者也。 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
 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
 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適過
也。問非也用。

人之非不足過譎。行政之失。不足非問。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切至。則治德將日新。何憂爲政
 之失。所任皆良士。何憂用人之非。帝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即平日之
 學問。非有二心也。○孟子離婁上篇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綱外書曰。施琅虹曰。此
 言學術與政術不可分。而爲二分。而爲二。則學與政皆非矣。孔孟之學術。即孔孟之事功。明德
 爲本。新民爲末。原是一貫。有全體必有
 大用。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也。云云。

近思錄卷之八終

近思錄卷之九

治法類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闕。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注。九疇。見洪範。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六極。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學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化。中當作化成。圖。欄外書曰。愚案。平中亦似平和之訛。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素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

濂溪先生曰。通書樂上第十九。書經洪範篇。出。八風。八方ノ風ニテ。東北ノ條風。匏音之ニ。應ズ。正東ノ明庶風。竹音之ニ。應ズ。東南ノ清明風。木音之ニ。應ズ。正南ノ景風。絲音之ニ。應ズ。西南ノ涼風。土音之ニ。應ズ。正西ノ闕風。金音之ニ。應ズ。西北ノ不周風。石音之ニ。應ズ。正北ノ廣莫風。革音之ニ。應ズ。即チ八風。樂ノ八音ト相應ズルナリ。

注。國語。周語下。景王二十三年。人心和ヲ優柔平中ナリ。人心和ヲギテ平中ナリ。天下悉ク化シテ中ナリ。天下悉ク古之極也。古昔聖人

作レレ樂ノ功化ノ至
ルモノナリ。後代
後世禮法。後代
起シ、却テ人ノ欲
導ク、コレ後世治
得ザル所以ナリ。
明道先生言。明道
集二、朝廷ハ上書
文ニテ興學賢ノコ
ヲ述ブ。禮式ヲ以テ
命ズルコト。

延聘敦遣。朝廷ヨリ
使テツカハシテ召シ入
レ、禮ヲアツクシテ送
ルコト。
其教自。此段ハ小學
ノ教ヲ説ク。

其要在。此段ハ大學
ノ教ヲ説ク。

次以分。大學ノ師ニ
次ケベキ學徳アルモノ
ヲ云フ。
擇士入學。學生ヲ擇
ンテ先ツ縣ノ學校ニ入
レ、更ニ之ヲ州ノ學校
ニ入レ、更ニ又賓客ノ
禮ヲ以テ大學ニ送リテ
之ヲ教ヘ、最後ニ朝廷
ニテ其ノ賢能ヲ論定ス
ルナリ。
凡選士之法。士ヲ選
ブニツキ其ノ標準ヲ説
ク。
明道先生論。全書卷
五十五、コレ亦朝廷ヘ
ノ上書ナリ。
一曰師傅。モリ役ナ
リ、教ハ先ツ幼少孩提
ヨリ始ムベキヲ要ス。
二曰六官。周禮ニ見
ユ。
三曰經界。田ト田ト
ノ境ヲ立テルスガメナ
ク、生齒。民人ノ生
ズル數ヲ云フ。
四曰鄉黨。郷黨ノ治
教ヲ要トナス。
注、比閭。郊内郊外
ニ由リテ其ノ名ヲ異ニ
ス、五比ト閭トシ、四
閭ト族トシ、五族ト黨

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通書。○朱子曰。復古。○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理。皆道之體也。○正學。益軒曰。愚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厲作而與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周足。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也。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鄉人。鄉里之常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是也。其學行皆中於是。

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所學所行。中乎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成德之人。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推教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放周禮鄉大夫賓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二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四曰鄉黨。古者政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